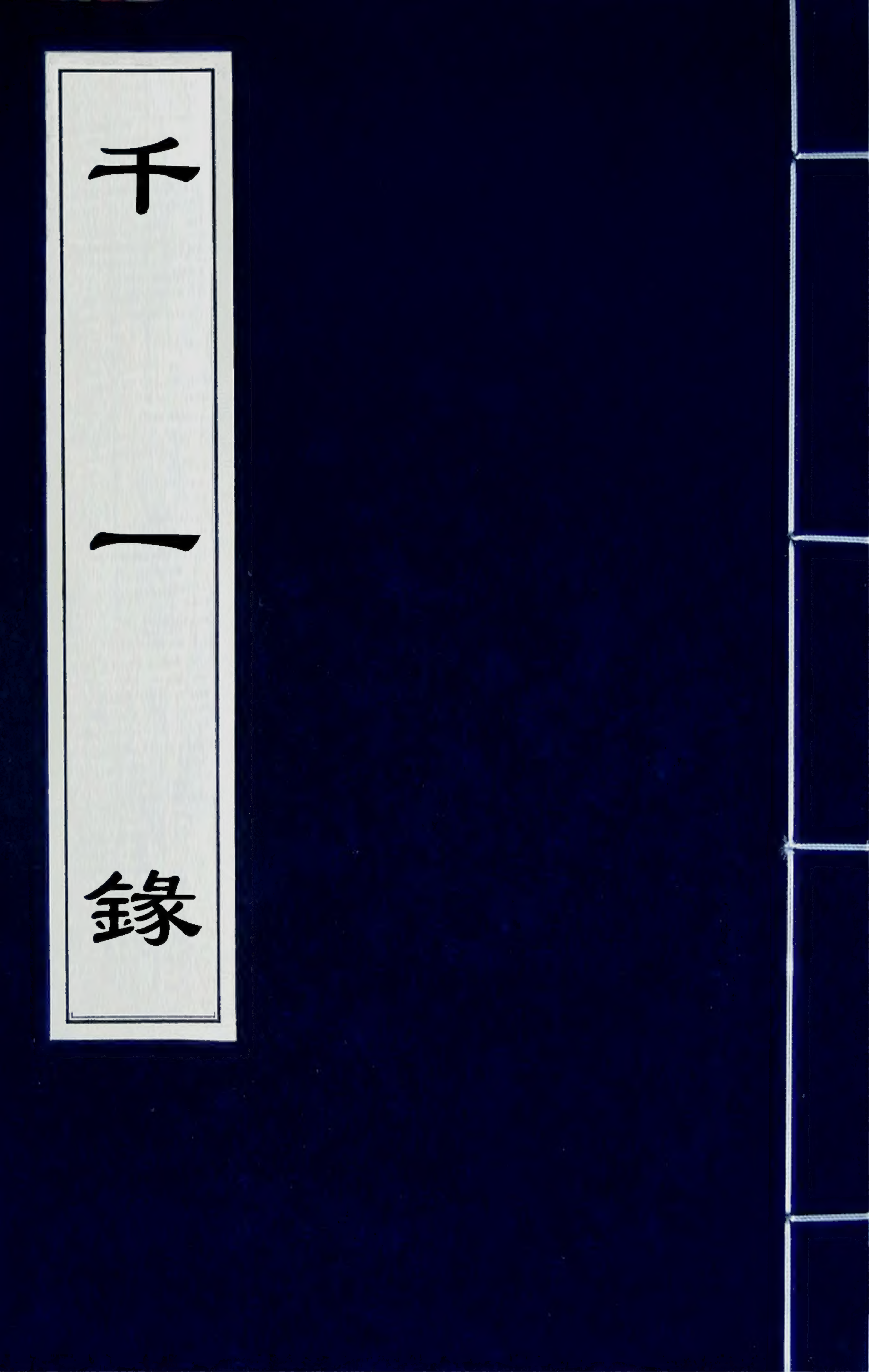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錄卷之二十五

新安方弘靜著

家訓三

趙文子爲室而礱其椽張老之懼也宣子之服義也志於仁矣君子哉令也士庶之室鮮不礱者也吾見加密石焉者有矣不仁者之爲也戒之哉

知伯爲室美士茁曰土木勝懼其不安人也卿大夫猶云兒士庶乎夫室美而能安者吾見亦鮮矣東西家皆可鑒也

孟子養浩然之氣於戰國之季百世之下聞其風者

巖巖然若泰山也可謂毅矣然其言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仁禮存心愛敬人而不答必三自反焉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今也未能施愛而尤人之不我親未能施禮而惡人之不我敬是已爲橫逆而且以禽獸自處也其何以免於患哉

謝安石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夫賢者衆之表也忍以其身爲厲階而敗先王之訓乎朞功之親近於親者也是而可忍其忍於親乎未之思也如思之必有聞樂而不樂者矣

夏尚書元吉器量弘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公

曰吾幼時遇犯者則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無相校意然則量亦可學也夫由忍以至於熟由熟而至於不校公之言不我欺矣嘗試驗之凡事之拂於心而不能忍者由識不足也程子曰識進則量進夫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容人者賢也爲人所容者不肖也寧容人乎寧爲人所容乎以此自省庶量可進而事至不難於忍矣

庚文康病篤術士謂其許賽白石祠牛未解爲鬼所考不可救此記之者妄也文康名卿賽牛小過白石何鬼詎無明神而得考之耶乃其居輔佐之位不能

請亂而求助於鬼此爲可考也

諸葛玄與王祥同時俱不得於後母祥幾不免玄以誣遠徙或謂祥有弟賢而惜玄乃如伯奇也夫祥篤行者也玄清談士也逆則誣之狂則自取惡可並論哉乃若有家者不幸而瘝則明鑒比比非遠矣衽席之間有否伏焉可不懼乎

劉公榮無人不與飲本欲鈞奇無乃合汙奚足爲達也王劉飲終日而不及之蓋箴之耳沈烱獨酌謡智者不我顧愚者余不要亦以反其語也夫獨酌則固無人不與飲則雜君子是以重三益而慎三樂也

鮑佐好交遊無日不過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喙無處不逢鮑佐厭惡之亦甚矣士可不自好乃可如烏乎　嘉靖中銅仁舉人某甲者好遊有鮑佐之風同輩以詩嘲之云逢人假託三分熟到處胡吟八句詩一時傳笑以爲實録其後登甲第以贓競黜今稱善宦者往往朋比援引而升耳乃亦有不過如某者豈非有命耶故知命則知義矣

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淺人哉是有意爲善者也有意爲善非善也

堯之至德也而稱之者曰衣屨不敝盡不更爲此非

細行也今有居無長物者輒曰是硜硜爾是以羌為不足尚何自暴也余登第時郡中渚簡肅公語余曰居官日宜檢點舍中勿使有長物一日不可行可遂行耳余服膺其言頃其公者夙負時望以家食起久不至問其所覯曰以束裝難耳余曰何謂也曰公貧夫幣以將敬禮也衣冠與世同乃可以就列節二者之費不鮮矣是以難將假貸以行耳余乃喟然而嘆曰嗟乎公負時望者吾所望者也猶爾何論新進生乎夫幣不可以已乎昔之幣非今之幣也昔日時衣冠非盡敝也何以更為處貧矣出何以不貧加欲終為

也亦何以償之苟以可假也爲可召也者乎亦何以思於禦人者噫彼收債者且終爲馮驩乎則恐以身爲豨突矣

霍氏家訓男女分別不混謁祠堂得禮意哉閑有家者所宜則也

昔之貧士有吞紙實腹抱犬而眠者猶不廢業道者遺金不肯拾也此真百世之師貪夫可廉懦夫可立矣雖然士有帶經而鋤負薪而讀魚鹽版築皆可以藏器而待時所宜早辨也

不爲酒困似亦小德也而孔子曰何有於我困之三

周公以繫之辭而酒誥一篇諄諄焉則酒之流生禍也禹惡之見之於早矣先元兄酒之量過人多而不亂先夫人臨終以爲戒遂絶不復飲其強也矯哉

頤之象君子以節飲食記孔子之行曰不多食夫飲食之於人非細故哉禹之無間然也曰菲飲食士能志於道乃能不恥惡食食無求飽矣夫以口腹而伐其生者恥哉恥哉而惡食何恥也

杜詩忍過事堪喜此閱歷世變之語有味哉先通議府君性直而能容里人有無故而肆橫者衆不堪之府君曰此人異常勿校也數日其人暴死府君每舉

以戒家人向不能忍則遭圖賴一對吏寧知見察否耶

求新劉公定之云愚俗求子於釋梵彼不有父毋之親匹配之合種類之傳自絕其祀而有以綿人之胤系哉徵魚於壯胡索貂於南越無得理也其語明快可以曉世矣

世所謂張仙者挾弓與彈弓男子之所有事懸弧之義與彈以誕育爲義蓋古者禱於高禖之神幾是也而姓之仙之而爲之經爲之化書焉則妄矣

余憶幼時讀孟子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請於師曰

夫冠之不正容偶有然者當爲正之故曰友之過也何遽去之若浼也師笑曰稚子乃爾伯夷所以爲隘也及余既長則見冠服日異至乃飾玉以爲岩露頂以爲達會不知其可醜者無論市中少年即搢紳大夫有倡之者矣不能裂其冠也惡能勿去乃知伯夷非過哉是以爲聖之清也若陶元亮以葛巾漉酒時豈惟不正使伯夷與立當終日莫逆耳

孔子曰遠佞人又曰見惡人夫惡人猶可見者哉言天下之惡未有甚於佞者也昔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比立有寵已惡之而已寵之何也始也未近而

終則未遠也夫惡之甚者猶不能覺而况所習者乎知人之難自昔志之知之而不能遠其何誘焉故大學之傳曰過也

語曰人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有德於我不可忘也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吉哉斯言夫忘人之德非人也有德於人而不能忘亦淺之乎為人者也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為已不暇惡暇為人

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所不通鬼神將通之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言思之益也而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其言非一端豈相戾哉二子所謂思學而思者也孔子所謂無益則思而不學者也作文亦然不讀五車書空用破一生心耳韓子云其用功也深其收名也遠功深而辭達如水之瀾如卉之華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非可以襲取而言傳也徐陵醉中作白雲出海嶠篇及醒讀之自驚以爲神助此由萬卷盪其胷不復自覺耳今學子居多暇日撥書而睡及棘闈中閣筆不能下其家人禱神乞靈蓋無不爲也神何能助之

杜子美志其姑墓云昔臥病姑家姑之子又病女巫

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甫甫存
而姑之子卒以是銘之曰義姑也夫死生有命命有
主之而不可移者東南隅果吉耶胡不並處其姪與
子而俱存之蓋其姑有所識不信巫言而嫌于不利
其姪故易其地耳其子之不存則命也非巫之驗也
予美之云毋乃滋世人之惑乎余于是知篤信善道
之難而立言之不易也

南史云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
竭力營贍猶見古意今不然矣中原四賊之地一經
喪亂流離無所江南乃有數百年之族吾郡更多故

家以未大經兵燹也吾家自西漢末渡江至今子孫
猶守先墓雖散處閩浙者源流甚明苟知一本之義
則百世萬里宜在念矣

金陵記江南一討吏止一傳舍臨去以馬殘草瀉于
井中詛無再至之期不久復過欲此井爲昔時剉芒
剌喉而死諺云千里不唾井此討吏足以爲戒士人
苟霑一命凡官物不能視如已物尚何 云奉公體國
哉至於官舍尤當嚴諭僕輩臨去如始至乃可也

阮瑀云白首杖藜來往亦鄉里中風流事吾邑先輩
相承以醇樸爲尚士大夫歸田徐步阡陌盡其常也

旁邑或不然矣後生其毋忽楷範哉

李西平治家整肅不許時世粧梳此最可法勿以為細事也勲臣家猶爾况士庶乎近時粧梳日異不以冶容耻之而競效之殊可怪也閑有家者惡可不戒

裴僕射遵慶年二十入仕裹折上巾至九十時尚幼以所裹者雖時樣屢易而未嘗改也此雖細行可以觀德

宋璟以所賜鍾乳付醫合餗不猜其竊匿此盛德事也然藥未達則不敢嘗市中丸散倘有不精為害非小所慎者疾豈為不示信耶

鄭逞古弟好博賭恣其所用時稱其友愛此不足尚也所謂才養不才者當思有以化之耳弟好博而恣之子當不爾以愛子之心愛弟乃真愛者也

南海方正郎肯堂父老矣而侍婢孕隱之生子不欲舉肯堂固請曰兒兄弟二人耳幸得季弟柰何棄之後十年父歿不瞑肯堂跽泣曰大人其以季弟未立耶兒所受分貲業所不與季弟均而不撫誨之使立者有如日乃瞑肯堂舉於鄉二十餘年業謁選矣憂父告之曰天曹所重孝友汝必登進士甥覺而異之以語其友明年果中甲榜隆慶辛未也余族姪承恩

撫弟妹頗類此宗黨稱之皇中某甲族不蕃父無兄弟一子甲也晚而妾有孕謂甲曰吾老矣妾所產男耶則存汝甲陽應至期他出妾娩果男也弗舉蓋與婦謀之也父飲恨而殁余不欲著其名若甲者其不祥人哉

劉康公論季孟必長處儉也叔孫子家必亡侈也有徵哉大夫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况士庶人乎余以是觀里閈中興替十不失一又曰叠世猶可登年必亡余所見凡家之將興者即有不肖子孝而早夭不得盡蕩其業家之將替者其不肖子往往長年

或至行乞而後斃劉氏之言益徵矣孔子以吳未亡知嚭不死是天道也甚哉李勣之誡其家也則曰有不率者即殺之蓋擬敬業耶然巳以一言傾國而族安得不覆非盡其子之罪也由是觀之天之所興壞曷故焉不僭在人人亦勉爲善而已矣

吾幼時先夫人事事教之尤慎於飲食中表歲時之會長者有命間與焉席上果餚可食者戒勿多煎煿生冷不許入口吾與仲兄出入必偕能謹遵焉年十齡先夫人見背先大夫則諄諄焉侍食於長者果非賜不敢輒取也殽非命不敢輒嘗也于時風俗猶樸

席不過數品品嘗用者三四味耳其餘長者在不妥下筯酒數行即起主人一日再速客日未暮也今乃沉湎竟日深夜未厭日益甚矣先輩素風不可復見中流狂瀾寧無回首彼岸者耶

吾友江方伯珍嘗同在某公之席主人盛饌勸侑甚勤余爲之飽方伯徵言曰今日餐加得無稍過乎余惕然而覺噫安得益友如方伯者一飽猶規肯面諛而背毀乎每念之未嘗不傷情於山陽也

管幼安或人牛暴其田爲牽牛宗處飲食之苟能勉希往哲安有禮讓不興者

向常侍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一喜怒不除二聲色不去三滋味不絕四神慮消散五苟能脫離五者斯於引延近之矣今乃沉溺苦海茫然彼岸而招延方士姿意黃白可成往往傾喪而不悟又有縱情房中自取夭閼者何異赴燭之蛾詣屠之犧哉胡盧非達比閭可數也譬之陷阱具曰予智莫知避焉况出者乎

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為關繫天下亂亾之由胡可忽也吾郡女

婦之勤苦大異於南北都會蓋淳樸之風從來未甚漓也近日富室不知閑習女紅者漸有晉史所論矣可懼哉嗃嗃嘻嘻之吉吝有家者可不念諸

郗司徒愔信道精勤忽腹內惡不可療于法開爲下之乃先所服符也夫郗忠於王室非愚人也乃爾況癡兒女子乎先大夫嚴拒術士輩毋容入門有以也

郭景純爲王丞相消伏震厄乃委罪於樹木然命盡日中何以不能消也葬龍耳能致天子問葬近水即當爲陸如所云則青烏眠牛爲公與卿易易耳何其後無顯者也余所見談堪輿之學者已則無肥安能

令人添丁朝夕不給安能爲人致富事理易察而世猶惑之傾貲構訟而不悟旁觀者宜覩胡不一鑒之也

迂公老而講論不輟執經諷誦詞色甚苦雖非會道可以愧逢衣之不學而空談欺世者

阮思曠有欲借其車而不敢言者阮聞之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余以爲車宜借人耳焚之則過已既乏闕無以濟人是矯也貨惡其棄不必爲己阮不得爲有道者哉先大夫君家凡器物借者無不給嘗有匿而不還者終不靳也余毎語家

人無忝先訓焉中人之家安能一一畢具巳不免假於人又不欲假人何可以言恕也

汝南之俗之美也月旦之評未有非之者也以操之姦不以爲忤焉夫好臧否而能免者鮮矣

君子之居鄉使不善者薰而格焉上也其次隱惡而揚善可以辟咎王烈之鄉人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王君所短是所遵何德毋亦至誠以動物然乎令德未能如烈兢兢自力庶可也惡服方人

晉之淸談古之所謂利口者哉雲龍野麋張弓挾矢之嘲亦何足道也彼期期艾艾者竟著勳名而老生

常談乃知幾篤論尚德尚言不啻千里矣君子與其辯寧默

萬石君之恭慎也世談其美而田司直刺三河太守則石氏與焉以誅死萬石之風替矣房玄齡集古今家誡以訓後人而子遺愛以誕誅柳氏自公綽數世以禮法稱家訓甚嚴而孫璨璫瓛以逆誅夫成立之難覆墜之易可不念哉

里中申祖父科第盛矣至孫三人長者吞幼背產蕩貫餘幼者亦不能立一為餓莩一為厮役竟其故則苛政之報也其父為守而好虐婦人神明之不祐

宜哉

里中甲父遺貲巨萬蕩費無度乃至行丐於市始猶怍其儕輩久則坦然為之若意得者竟以老壽終其鄰鄭叟每見必延與揖甚恭以示其孫子曰此萬金子鑒非遠也語曰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而之人胡不然豈造物者故畀之長年以為世人鑒耶

吳明卿言講學者足已而不詩即詩弗雅言詩者遊志而悟學即學無難余謂學而足已者非學也何以言詩苟有得於道以為詩必可詠也惡乎弗雅無論三百篇即陶元亮非其人也與苟不志於道徒以詩

自豪未有弗畔者安見其有悟於學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吾以折衷焉夫士可以不詩耳惡可以不學學而詩彬彬哉君子矣

君子以友輔仁取友難矣取友於今時尤難矣益人心難測而佞人難遠也然有要焉則陽鱎蔴蘿之喻切矣夫人也中立而不苟合自愛而不依人類正士也便佞而易親容悅而可狎類憸士也孰能去其所喜而就其所憚者乎故非友之難受友者之難也苟有志於善何爲以衣冠涗其塗炭哉其亦弗思而已矣

鄙語數過令人賤薄賈於其子猶云飽佐無處不逢宜可厭也邵平曰爰態浮薄吾耳自饑親知家一廢即掃不復再扣門矣是以以故侯而種瓜青門也夫耕種雖勤苦孰與僕僕人役乎志士苟不能自致宜自擇也

杜子美既依嚴武在其幕中乃登牀斥其父名使被殺非其自取哉武猶是可人耳子美比身稷契爲悠悠子者噼後猶有此失輕俊後生其可不戒

董仲舒對策若有神助此自下帷不窺園得之楊子雲教人作賦云熟讀古賦千篇杜子美云讀書破萬

卷又云須讀五車書自古文章宗工更無別法

崔樞與海賈同止賈疾臨歿以寶珠奉之樞瘞賈棺中後其家陳於官府至被追捕而剖棺驗珠存不要於利不要其名乃志士也

篁墩程宗伯文名於世曾有語曰中古以來士略於自治而詳於人於是有位尊朝著而名不齒於鄉里威加兵民而道不行於妻孥其語非不痛切矣雖苦口如膏肓若予何于時有秉政者惡聞之羅織之獄起焉以 孝廟之仁也宗伯之早過也而不免可鑒也夫余幼時聞之先府君府君聞之宗伯門下士汪某府君嘗三嘆其事以爲戒云

叔向賢大夫也而好勇哉予未嘗御慮其不集也寧無辭焉而疾之甚非矣及其撫劒也而拂衣從之雖直無乃以力乎故曰公室懼卑他日請趙孟待交捽

焉可也其異乎孟子之論勇莊子之說劍矣君子禮行而孫出敬而無失蠻貊可行也雖有劍無所用之[illegible]其目惡敢當我

吾郡士大夫素重名節仕宦無厚積余耳目所接在邑里中如程方伯且鄉大參佐吳太守遼余族兄園卿遼宜鮑司徒道明余宗人太守瑜此其子皆馴謹而歿後貧乏或至易產不能爲活者司徒歿未久其長子從屠人賣肉將同里有以貲納引禮銜者其子頗依市人戲作一對云引禮舍人白日街頭馳駿馬尚書公子朝朝門首剁豝猪圍鄉未歿時余候之衣

屐皆敝穿坐大半壞矣惟程司徒嗣功封君江方伯珍子俱善殖生二公家頗厚非以官惄也前輩楷範儉生無忘哉雖然貧非君子之所欲也有所不可去者斯安之耳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則人歸仁焉惡取於貧士人能力學以承業善矣不則勤殖廉入而儉出恒足之道也

讀書能口誦心惟身體力行則一部小學可以爲士矣如其不爾即博覽多聞適以滋穢不若椎魯田父爲近道也

文士之辭務辭之佳耳而不察其實韓退之擔石之

儲恒空於私室方丈之席必盛於賓筵世以爲麗句善頌也莫或繹之夫室既屢空而食前安能方丈是顔子有大人之樂而何以不堪也且貧而後非君子所取也奚頌焉余友程漢陽金爲守而貧客至往往稱貸以辦雞黍余不懌曰公殊不以佳客見待請辭漢陽愕然曰何謂也余曰魯大夫之客鱉小而怒曰長而後食之此惡客也茅容以蔬食對客客歎其賢此佳客也漢陽乃謝然漢陽賢者之過也世莫能舉徒使汙俗懲廉吏不可爲

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道所以使智無奈愚何愼

子之言亦痛切矣苟能入事父母出事長上不爲不義斯爲君子君子非難爲也何苦而不爲愼子所以爲斯人慨也孟子則又望之於賢父兄也曰養之無棄之益懇至矣夫以善養人者天下未有不服者也况於家乎有志者宜以孟子之言自期毋以愼子之言自諉其庶幾矣

周伯仁疾小損而刁玄亮對其弟大泣彼人之斥亦何以辭叔治別兄弟而涕泗則友于之愛宜爾也何謂碌碌婦女耶仲智果俠者也而狠斯下矣至於火攻其兄狠人哉士之用情徙毋爲玄亮狠毋爲仲智

司馬德操之處亂世也旣明且哲君子哉人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其婦不然之乃曰如卿言亦復佳其愼密如此而李杜諸賢以臧否取禍者眛矣人有臨蠶求簇箔者自棄其蠶而與之或問之曰人未嘗求我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其公人已如此而子夏之不可假蓋者隘矣人有稱之於劉表者表見之曰世間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韜晦如此而龔君賓以蘭膏自煎者非其徒矣若人者雖之蠻貊無不得也而況州里乎

周公金縢代武王之事乃臣子至情禱於上下神祇

其實死生有命安可代也幽明錄載子猷子敬相繼而殞謂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夫王氏兄弟等固俱盡若周公之請代寧有所過者耶其相成王致太平歷有年所奚為不可代也以斯徵之其虛誕不待辯矣若子猷之背疾自應潰裂何遽以為信而有實耶甚矣人之易惑而好語怪也

乾至健也猶曰知險坤至順也猶曰知阻是故柔順蒙難所以興周艱難備嘗所以啓晋拂亂困衡恒過能改天之所以降大任也夷狄患難無入不得君子之所以樂天而順命也苟居之不易過而憚改不反

求諸已而上怨下尤吾弗知之矣詩云自求多福恐懼修身福之基也

君子食無求飽所以進學也易之頤曰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禹菲飲食文不暇食聖王猶然況士庶乎先夫人治家小大有節其愛諸余兄弟也朝夕必親授餐毋使或逾余是以有羸形而鮮負病也今也恥惡食而忘發憤有小人之腹無君子之心恥哉恥哉宜有所用其恥矣

史載陶侃母湛氏截髮供客事以爲美談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可謂有智筭矣余竊不取其客與其子也

关范逵與侃同郡寒不知其家酷貧乃冰雪投宿僕馬甚多使其母截髮供之何其忲也侃送客百里猶不返匪德行是依乃欲干仕進耳自道觀之宜目之市交胡可稱也君子在旅而貞不宜煩人在困而亨不宜附人故客如郭林宗者賢矣吾不與逵主如某容者賢矣吾不與侃

幽明錄云羊祜父墓相者謂應出受命祜遂掘斷之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念掘墓之後兒亡錄者若以其兒爲應受命者也夫受命之君其生有自神明祐之安得遂殞生之者天殺之者墓造物者之權亦淺

矣理之所必無也近世以青烏之術惑人者謂禍福皆由於墓其說蓋起於魏晉之間若叔子者可謂忠且智矣余謂相墓者安知非蒯通之相背遨遊晉吳作說容者耶

啟深源感一廝役悉焚經方余甚恨之人可活何惜一診蘇長公云此身上可侍玉皇下可與丐人遊乃達論也先大夫妙解經脉晚年卜築采山之陽田舍鄰人來訴病因者輒爲處方併給之藥日有所費終無厭倦近見二人共傳一方秘之二人俱未有子余語之若能以所秘方刊布者必廣嗣耳

班婕妤祝詛之讒辭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旨哉言也婦人之識明達猶爾以漢武英略不世出者而有思子之臺嗟何及耶吾家自先大夫以來未有禳祈之事修省戰兢則毋敢忽小子念之

公儀子拔葵去織婦相傳以為美談孟獻子所謂以義為利者也吾每至官舍有閒土輒令家人種蔬乃續事則室人未嘗廢也自謂以希公儀子耳士之處世用之則可為卿相不用則可布衣惡得不知稼穡耶如其取諸人以自給則奚所不至

宇宙事皆性分事也於人無與何必求人知窮達儻然者也無與於人無與於已君子明於此故不怨不尤無入不自得

杜元凱云僻居林下謝絕人事厚祿故交音書斷絕晩進小子不足與言余謂元凱之言褊矣祿食與家食者其所事不同音書之絕既不足怪且省報答之煩毋亦靜者所便乎後生苟有意者自宜與其進無意者自無庸與之言豈不綽然裕哉盍自翟公之書門交情乃見其已久矣

祈伯式云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今世將袁子又不才乃散金帛貲產以濟親疏曰我逃禍非避富也汜無忌云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二子所見洞可謂智矣夫多積厚亡道家所忌固無論世之治亂子之才不才也富則行其德貧則安其分人可濟也不可干也巳可窮也不可濫也斯可謂志士矣

先通議府君巾服之制數十年不易始與衆同中與衆異既則衆又與之同矣余與仲兄司訓府君弟庠生守靜敬遵焉里中鄭司訓玄撫余從弟庠生國賓亦爾于時衣冠不狥俗數改者猶有人焉俗猶爲未

大滴也今無論古心能古貌者可多見哉　杜子美

云衣冠與世同又别有義

林處士云世間事惟不能擔糞與着碁余不能碁喜

稱其語然碁何必能志士明農帶經而鋤勤於糞乃

所事也何必不能

目所不見彼自華麗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

於我何與是以修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

密也自有道者言之斯論猶淺夫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固爲下士言耳士志於道則有貴於巳者彼華靡

者何足視喧轟者奚足聽東西家可也豈必逃之山

林哉
杜五郎不出籬門三十年向平畢婚嫁而遊五嶽二子之趣不同其不溷於俗一也余皆慕之然遠遊則衰未能濟勝塵雜可厭不欲出戶乃良辰美景以一枝爲九萬里亦不能踽踽籬間也邵先生可師耳

唐人云渾詩許遠賦李不如不作非謂不工謂無益風教耳斯言文士所當服膺又戒人無行之語尤宜書之座右文章亦小技於道未爲尊杜子之見所以獨超辭人之表也

李空同不讀六朝以下之書此羿之彀率大匠之規

矩也杜工部五車萬卷多聞而擇淮陰所將多多益善非徒能十萬者耳薛考功五十後不復作詩此善全其天者然高常侍五十始有詩名庾開府文章老更成自昔晚成益工者未可悉數而考功未得中壽文章亦未嘗損性靈耶然西原集自足傳奚以多爲余二十而僻於詩三十而羸幾棄鉛槧六七十後乃稍理舊業則以體氣漸充也然亦不能肆力多遺忘矣造物者其有所限予者耶孔子云不有博奕者乎猶賢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宰予晝寢則曰予何誅子路曰何必讀書則深惡之聖門之教所以講學

修德者居可知矣夫文以載道開卷有益其實於傳
奕萬萬矣
孟後主昶之無道也其辭何清麗哉蘇長公洞僊歌
多用其語夫豈襲之益珍嗜之至矣彼一目重瞳子
造物者畀之非不厚也工於藝而樂於古可鑒也夫
蘇子美聞人也爲賽神會致興大獄神何嘗福之哉
余里中賽神劇戲所費甚鉅男婦雜遝大非美俗賴
崔使君聞余言嚴禁之令三十年矣後之君子毋啓
厲階而狃汙習哉砥柱狂瀾自吾輩分內事此之靡
靡何云任重也

張碧李赤之慕太白猶司馬長卿之慕藺也今人非有所慕喜字古人字以爲古雅然相呼眞若黠鬼矣夫好古者豈是謂哉法言云有人焉姓孔字仲尼可以爲仲尼乎碧字太碧太白星也太谿何謂赤乃爲厠鬼所魅二子之所蘊可知矣夜臺有李白惡能不哂之

欲知家之盛衰第於禮讓占之家之方盛其人必惇實謙謹臨財知恥未有不昌者也家之欲衰其人率浮薄侈汰爲富不仁未有不傾者也以是觀人百不失一彼術士言禍福妄耳今人好談相命以爲一生

得失無非前定既云前定矣又何苦營營苟求哉

諺云若要好問三老旨哉言也古之王者猶養老乞言況士庶乎老夫瞿瞿小子蹻蹻周室所以蹶也今第觀閭巷中罔不然矣可懼哉

謝安石王敬弘未嘗教子子孫皆賢安石固曰吾以身教夫不待教而善者鮮矣教而善者其常也教而不能善者不幸也孟氏謂不教子者固曰易子而教之又曰才也養不才無棄之也安可以不教爲違也

邑中有鉅公好譽其孫過則務揜之而惡聞之孫逸遊不學師代作課則持以誇於人人竊哂之身沒未

幾家遂大敗此可爲鑒不遠也易家人曰嗃嗃終吉惡用嘻嘻乎

世俗忌諱多端論衡辯之悉矣先通議府君不信術士之談不避世俗之諱宗黨咸知之然舉事未嘗有滯可以解惑矣

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江左驕汰之態宜其不振也小子識之吾與仲兄遊庠校時出入必偕惟一僕耳歸田老矣挈裾無庸人也捉席一童子出二人舁猶厭之每念列子御風行泠然善耳

嘗評事明卿自謂得彭老術神僊可致而馳馬墮水

亦出於腹而死年僅三十餘耳夫稱生者宜然耶然御內術惡可仙即不墮馬亦當以酒色夭耳

孔顏之相戒曰遠佞人吾嘗疑之以至聖大賢鑑照衡懸雖百佞人何能浼故佛肸公山之召猶欲往盜跖且或見之是天下無不可化無可遠者而獨曰遠佞人夫佞人其可畏哉皐陶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試畏之矣小子識之荀子云是我而非者賊也賊哉佞也惡可不遠

自昔名家文辭不以難字稱奇淺學者乃以文其陋耳杜子讀書難字過所以破萬卷也好事者問字於

揚雄深湛之思乃不在此

柳子文不下韓詩乃過之而反躬則不逮南夷之謫不自知其罪也乃以為幸豈由衷之言邪韓子不然也臣罪當誅可以繼風人矣好收吾骨瘴江邊氣不餒而語不懟庶幾哉見道者歟是以有原道之篇也原道之篇非惟柳文無之漢以下文人皆退舍矣今之君子稍演法語自咤知希一談世故輒憂天墜宮由外轉不勝流落之悲三載及考邊以蹇滯興嘆天綱猶踈王綱未弛李猶者流未得大肆耳夫詩之教不曰温柔敦厚乎必得此意乃可言淳風雅矣

謝安石與姪賭墅顧甥羊曇以墅與汝賭紫香囊郎焚之此豈眞賭者彼以示教耳若曰囊何足好墅何足係而吝情去留爲哉雖然賭非夕也無乃貽蕩子口實耶

先儒言天者理而已至哉言也理具於心心違理斯逆天矣逆天者天寧祐之每見凶人立心傾險者其後必不昌吉人存心端厚者其後必昌昔閭里中可悉數也青烏吉地白馬福田徒營營耳

吾自浙歸十年里中鄭伯眞輩遊好數矣起鄭陽之明年伯眞詣部選政府舊同學也語及茲信吾無一

字至京歸語人自訟爲人之淺乃不知世有是事也吾聞之嘆息吾自信古信心耳亦豈遂謂世無是事也吾家居十年起郎陽不知至郎陽數月推南工部不知于時中有尼之者後竟推南戶部亦不知此人所知者所信者矣然則世之誣政府者不亦過哉今夫一官缺賢者求之不賢者求之政府能與賢者斯賢矣若必求不求者與之則無可與爲政府者不亦難乎噫此言政府之賢者也不賢者則兩相求矣士何以自處曰有命焉有義焉

世廟之英明也余族兄遠宜以御史爲參議今守承

天顯陵之役中官不得優濫文治其撥置從人中官
奏黍議不以陵寢爲重苟完自用大不敬　御批乃
切責中官黍議得行其志所省費不貲余守東平時
中官以公事過者嚴索無所得大言將奏聞余不爲
動使謂曰今並正德勝州不誤公事奏亦隨上耳中
官大恚至京不敢有言一事謹識之以示世世余嘗
謂　孝廟之仁覆幬內　世廟之章鎮守關使功德
均矣乃萬世爲楷者也
賀監年八十六致仕送者猶曰高尚甚矣名位之濡
人也余七十三得請凡五上疏矣銓部奏覆乃自狀

余其尚若以余爲固者于時廟堂崇尚老成年與余先後者十數公而少年頗以爲妨路夫老成見侮固世道之薄而年及不央去何辭於知止哉

人於不如意事能坦然處之則未必不爲福

君子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太白上李邕哥舒大夫大言不作無可知而望人知不亦難乎子美詩李邕求識面則非無心者後世責其求識子美不宜棄雀顒然顒以輕薄語贊不能寡尤太白所上語類有望大鵬九萬誰則徵之士之居易不可不及求也

槌碎黄鶴樓倒却鸚鵡洲焚却子猷船劃却君山好

皆狂誕語不足效也太白所過人者儒風化境乃不必大言

士未遇則曰豈是蓬蒿人得位則曰何由返初服左遷則曰幸玆謫夫雲霄與蓬蒿有塗之者初服欲返則由已耳何曰何由謫以爲幸胡不早退此言之不近義不由衷者非君子之言也君子於其言毋苟哉何日需微禄歸山買薄田杜以稷契自許者亦爲此語可謂失言矣士如干禄買田而已何以盡職志士不忘溝壑非爲處約也錦衣可褐肉食可藿操不可挍也饑附飽飛士也鷹乎

張子著正蒙中夜有所得起而書之向以為過勤可待來日近年善忘不及書而遺者屢矣乃知聖人猶坐以待旦非過也

邑中發塚之變崚氏被害為甚其年入學二人二舉人固無惑風水之不足信亦一徵也何世人易惑而難悟

孔子與門人語常自稱名漢李固與弟圖書猶稱名今後生與長者書乃有自稱不佞者浮誕之習日甚忠厚之風日替可憂也小子戒之

詞人誇誕之習杜集中鮮矣贈章梓州指揮能事迴

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不惟過實語意益縱主將矣其贈嚴武縱是語也武見之寧不含怒人之無良旣予爪牙傳之翼使善噬矣能避賢豪哉士之涉世白圭之詩惡可不三復也

崔琰與楊訓書楊太史謂非異操操疑而殺之乃不幸也其書頗似隱語漢魏之際好事者喜尚之伯陽參同乃誤後學老子云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衛生之經無隱乎爾何爲使人不易知哉楊子雲刻意擬經艱深其辭四百年後太玄竟不興也須見後生務爲奇嶒語往往不留徙劌心自苦或傷損成疾大

可爲戒

謝康樂與廬陵王牋勸其遺一介以存嘉遯謂爲千載盛事范雲知名江左固早州牧亦頗驚疑其非在位與在野勢不同而道遂異其來久矣杜扉養痾目之曰簡簡固聖門所許若違禮同俗扶輿而要附君子耻之矣士之居身將曷從乎且夫世俗之所謂簡君子之所謂禮也苟知有禮惡能狥衆

杜常時往還人記一一不識十葢在率府作未老也余亦早患此竊以自解無亦踈簡之過後生宜戒之然余非敢忽慢也善忘耳而相尤者屢矣

族于無妻而有志者當為之謀治生若能治生自能取妻苟不量其行而徒助其娶其放蕩既無能改而所娶者何辜蓋有棄之賣之者矣此吾所屢見不可不慎也夫為人謀宜忠害之以為愛陷之以為名仁者忍為之乎

祠苟完有餘力則置田供祀外可以周急也然須量給之使耕穫焉可也若游閒如故而素飽不恥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閑家哉行小惠慕虛名君子不為也惟煢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

里中方氏雪舫禎石溪鎣之父子也鄭氏學圃滂夢

圃澤之兄弟也無間言矣　黃夫人之逮下也其於庶也猶離於裏也蒙二歲而巽生晚舉胥人以爲報焉女綏之不尽也大理早逝家圮矣衣飾盡廢而婿有二姬焉女曰非其懲也視之猶女二姬依之猶毋歸寧黃夫人憐之留之數月未嘗有怨言愠色雖古之淑媛何以尚諸吾語兒輩女哉士哉斯可則也已族姪用章之婦汪氏之事姑也姑嚴婉容柔聲數十年一日也余氏姊汪氏從妹皆盡婦順者妹之亂昌矣二子登第而姊之後不振人所憾於天者也

橫逆之來苟能自反則意自平自反有致則責己不

暇奚暇責人自反無失猶恐未盡也奚必尤人誠如是則未必非益我者也

程子曰今人不善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旨哉言也吾六七歲讀論語至六七十始知不曾讀今年九十日讀之不能釋三省之猶未能讀也何以免為鄉人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苟學為君子安得不憂

謂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其大者曰非所能為也則何時為善謂小惡為無傷而不去其大者將曰是亦小耳則何惡不為吉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無

小大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盖善觀聖人於言貌之間而未觀其深也是步步趨趨者也故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而使西河之人疑於夫子顏子所為仰鑽瞻忽如有所立卓爾者其在是乎顏子曰末由也已曾子曰不可尚已二子則觀其深者也雖然君子所貴乎道者容貌辭氣詎可忽哉故不重不威學則不固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士之提身非禮無以立也子夏升堂矣顏曾入室矣室之入未有不由堂者也故兢兢步步趨趨者乃能超軼絕

壓肆於外者其中可知也

有德於人不欲其人知之君子之存心也然亦何必爲過激之言反使之怨周伯仁以喪其生矣蓋好奇之過也乃若爲德於不言而反以爲怨者自昔有之君子無惡於志而已德與怨無論也

濟困扶傾吉人之存心也趨利附勢凶人之作孽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并有人焉將欲從之則愚矣圖所以援之可也見不善如探湯而不幸與凶人處不能去則誠可以乎姦孫可以辟咎毋失巳焉苟可周旋善道之者必盡心焉君子之居其室者也

士之處世人知之欿然也人不知之坦然也可謂士矣

君子之居鄉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語其常云爾然聖人之言匪一端而已不曰一能一虵以存身乎設有不善人焉彼且爲狠冀且爲犬獒矣而可遂其怒以速其毒乎讓可以馴暴恐可以濟橫禮以輔義孫以出之親仁而泯愛遲吝而下人雖不能格毋使作慝焉庶幾免矣夫